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四 四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劉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胡宗高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四

治道

春秋元氣正天端賦

宋 黄庭堅

昔仲尼陳後王教化之本定舊史春秋之辭尊元氣以書也據天端而正之編歲書以成文必加統始次陽中之首月蓋謹明時當其號令絶於衰周筆削興於將聖遵余制以貽其法撥亂世以反其正舉元首事固將謹

始以叙天書王次春又可承天而為政志在微宻言存後先自混茫之氣始見開闢之功全必變一以書年裁成有法備首時之養物推本於天運行四序而繼繼無窮鈞播百嘉而生生罔既不正其端則其功或息不書其元則其本孰謂故辭總者大因一歲以稱名而歲始於春兆三陽之微氣且夫將正其中莫不本於始欲探其本莫不本於元故發明造化之首以顯著生成之恩所以唐策劉蕡以體元而上對漢稱董子亦正本以為

言考天正則此為之元論主道則莫與之大裁一字以垂訓惟萬世之永賴蓋陰陽為本故函三之氣為初而制作有因見生物之功皆泰言其體而不敘法其體而不完此有國所以大奉故後聖存而不刋書明天地之長從而繫事詩為政教之始可以求端大哉凡欲有為莫不取法元氣之始也故生三統以相用元善之長也故養萬物而不乏何以太陽發於春乎天者人君之檢押

大禮與天地同節賦

宋 范仲淹

惟大禮之有節同二儀而可詳其大也通庶彚之倫理其節也著萬化之紀綱貴賤洞分列高卑而不爽弛張冥契制舒慘而有常稽彼前經察茲大禮其始則生乎太一其極則至乎無體能長且久定上下而不踰原始要終與剛柔而並啓覩乎施為人紀張作國維協五常而有序齊萬物而無私陰陽節之於消長日月節之於盈虧同異之儀向清濁而别矣往來之則於寒暑而知

之於是各執其中咸約其泰父子正之於内君臣明之於外從無入有統乾道而長存自古及今配坤元而可大則知節者禮之本禮者節之筌節假禮而其用斯顯禮能節而其功乃全所以下蟠乎地上極於天是謂治之本也抑亦出乎自然誰正北辰之居衆星拱矣孰定東溟之位百谷朝焉彼以籩豆相參玉帛交致誠非禮之節是皆禮之器必也變化從宜廣大悉備施於祀事而不黷布於人倫而有次務於大者可安上而治民引

而伸之則規天而矩地大哉覆載之中其禮周通龍泳而鱗蟲咸附鳳翔而羽族来同制作從時賦羣形而有度周旋在我運四序而無窮國家樂導至和禮崇大節統今古而咸備與乾坤而並列有以見聖人節而天下寧知大禮之攸設

聖人並用三代禮樂賦 以皇猷昭宣禮樂備舉為韻 宋 田 錫

吾皇帝膺運承乾唯師古以為先化邦家而輯睦因禮樂以昭宣雖三代今王稽沿革而殊矣而千齡聖運能

損益而煥然豈不以樂也者本乎天禮也者本乎地將化民以成俗信有教而無類禮能加肅先俎豆之有儀樂以導和宜笙鏞之大備昔夏后之御歷也憲章於舜祖述於堯推歷稽人統之正用寅為歲首之朝牲用乎驪能降神於肸蠁聲均大夏又何取於簫韶所以致皇猷穆穆而王道昭昭又若有商之統天也以應天順人惟干戈兮是舉以逆取順守致彞倫兮攸敘恭為禮本嘉尚白於衣冠濩為樂稱表均和於律呂其以宗周之

致理也以道合乎地者稱帝仁合乎天者為皇能兼帝皇之盛德是為聖哲之令王辟犢貴誠加以用宗彝之鬱鬯黄鍾本律其始導天統於陰陽是知三王之救衰弊而拯黎元也不相襲乎至音靡相沿乎大禮亦猶五材迭用運元化以成功四序交新致歲功而有體今皇上嗣位而致太平也前古之遺文必復百功之闕政皆修以文章明備聲教同流明堂辟雍表尊崇於儒術宫懸樂府方遠播於鴻猷矧今卜代縣於周姬登歌美乎

象箾方期駕玉輅於魯道封金泥於泰嶽遐方咸走於梯航太史遠頒於正朔小臣稽首再稱之曰穆穆皇皇有以見我宋之禮樂也

魯秉周禮所以本賦 以魯公之後基本周禮為韻 宋 歐陽修

侯國修度時王著彞惟東魯之大本秉西周之舊儀曲阜襃封率奉先規之盛鎬京遺法限為至治之基說者謂惟王建邦裂疆分土禀正朔者歸於元后尊制度者合於前古惟周之典世為大則惟魯之盛法為常矩及

夫姬道衰逸邦侯侵侮雖周公之才之美不行於時文王之德之純盡在於魯述夫禮與時至教由治隆翊奉孺子位為上公千乘之國仰有遺法數世之後敢棄元功雖治邦治刑尚可未宣於祖業而教典教法猶能固本於民風大德純純兮世不敢忘至文微微兮流而自遠守茂典之惟永遵飛休而可損一變於道聖人之後所以昌百世可知先王之法以為本且夫德固則邦化法行則教流治而久於諸侯則莫若魯教而正於三代

則莫如周在隱桓之世力行純軌至定哀之後不棄芳
猷蓋固蔕以惟至以治人而可求彼雖發歎於詩人改
王室而作離黍何俟興言於聲子見易象之與春秋蓋
夫與治同道罔不興安上治民莫如禮禮與邦化則莫
窺其枝葉法因時至則深蟠其根柢亦如齊有太公之
遺制定作民彝杞覿夏道之可知式成邦體嗚呼聖之
所治人不可追移茂實以參用著通規而有宜遂使化
民之議有所經理之大者治國之君無亂紀則而行之

大哉周世所行魯邦慎守秉其法為治之極則其文延付而後故仲孫知魯而不可取者禮為本焉致邦儀之含厚

五聲聽政賦 以聖人虛懷求理設教為韻

宋 田錫

伊昔夏禹君臨兆民設五聲以羅列從萬務以躬親詢采謨猷雖芻蕘之必達敷陳忠讜因金石以來伸故德如天贊功惟日新所以文命稱為聖人者也蓋以事堯統天翼舜為理常率職於曠土遂成功於導水昊穹寶

運因王者以應期虞氏瑶圖乃禪之而在已莫不夙興念理夕惕虛懐思納善之有益諒虛受以克諧冀以聖功維達聰之與明目將令俭德比茅茨之與土階於是筍簴文陳鼓鞞斯設泗濵之玉磬居次皃氏之金鏞就列被鳴鐸之在懸亦揚音而中節五音遞奏来直諫以無疑衆善畢臻補皇猷而靡缺乃曰教我以道者振靈鼗而獻謀洛爾以義者聞華鐘而采收考鞞者謂余以獄擊磬者告吾以憂彼言事之激切在鐸韻之周流扣

擊以闡所謂乎同聲相應鏘洋有節罔殊乎同氣相求是知居大寶以至公納嘉謨而設教有以見聖人以道為體以天為貌必包納而弗厭蓋仁賢之可樂兢兢業業敢弗躬而弗親穆穆皇皇寔是則而是傚美哉謙尊而畢不可踰體道而受人以虛信君臣之共濟若魚水之相於諫有五焉所以五器之音命爾德惟一也宜以一言之善弼余故得天錫玄圭帝傳大政菲飲食以示儉美黻冕而稱緘宜乎仲尼曰禹吾無閒焉於以見有

夏之至聖也

禮義為器賦

宋　范仲淹

禮義交舉聖賢是崇既覩化人之要爰彰為器之功修之於身豈晚成而是慮體之於政見日月之無窮前典可稽格言斯啓假其器而宣其教尊其義而貴其禮本於太一寧因雕琢之勞見無不為豈定方圓之體不速而成與世作程於以致滿而不溢於以知用之則行見者之謂智述者之謂明合二美以同歸皆能致用列五

常而共久何患易盈是以化彼邦家器兹禮義其美也混而為一其設也分而為二助政教而可大貫古今而不墜宣尼始問於周史雅契求新晉文首定於襄王允符先利豈不以為君之柄也非禮何持立人之道也惟義是資居上而不我遐棄化下而何莫由斯有之則安在傾欹而莫覬闕而能徙信用捨以從宜是知彼器也利乃生民此器也歸諸君子蓋用之而可資故喻之而有以察其無體可忘尚象之言執以衛身詎有假人之

恥念茲在茲無為而為但守執虛之戒難忘持滿之規安上治民寧使乎小人乘矣見危致命豈惟乎長子主之令國家稽古不忘宣風遐被其禮也同二儀之節其義也正四方之志覆萬國而無疆通大道之不器

制器尚象賦

宋　范仲淹

器乃適時之用象惟見意之筌當制器而何本實尚象以為先審彼規模雖因民而利也取諸法則必設卦而觀焉究大易之指歸見上古之仁聖備其器則所以足

用存乎象則不失其正制皆有度為後世之凖繩用各從人遂羣生之情性當其備物之始立意之端茹毛血者憫疾傷之易及居巢穴者嗟燥濕之未安我乃臼杵授時小過之文是則棟宇易俗大壯之法可觀其用不窮觸類而長鼎鼐稽火風之義衣裳著乾坤之象弧矢之作過其睽而必施舟楫之功取諸涣而有往由是樸斵之姿日益陶鎔之質星陳施於田疇則兆民所賴設於禮樂則百代相因創自三皇誠利濟而可久體諸八

物故制作而有倫然則器之未興也民愚而俗弊器之既興也人滋而事濟終成乎百代之利勿謂乎一時之制登降有數取資於大衍之中追琢其章觀理於六爻之際異哉有生於無不其然乎樸未散而器象一致樸既散而器象萬殊有方有圓俄成形於梓匠無小無大咸得意於義圖於以見制器之方於以見尚象之義必審有益之象豈陳虛設之器故曰聖人立成器以為天下利

車同軌賦 以君德遐布夷夏同道為韻

唐　白行簡

倬彼皇道大哉聖君窮厚載於宇宙俾咸駕於海瀆故得遥遥之形周八埏而匪間彭彭之響經萬國而俱聞所以義在知方理資從式見軫轉而不阻諒輻輳而有則弘濟之利既均美於三無順動之端方齊功於一德是故達於疆埸踐彼幽遐表合縱而道廣知轍迹而路賒亦由誡於險去其邪推善御於有截被至治於無譁殊途同歸方見域中之大引重致遠是睹天下為家然

則將利於時必徵所措旣同轍而異履爰發軔而循度
周流勿越誠轉蓬之足施轥轢非逾將𨍏轄而可布至
若偈兮無外隱爾如斯念徵至而必繼嘉大同而在兹
固將混區宇會華夷始曳輪而寧虧遠邇終推轂而不
失毫釐觀其政之大者道亦斯假茍憑軾而知風矧擊
轅而合雅顧踐履之奚到豈獨不東信應用之無疆寧
惟諸夏原夫建皇極開帝功三才旣美九有攸同可使
循環如貫運動不窮四會五達之莊悠然盡居島夷卉

服之俗遐矣皆通爾乃庶政聿修遐方可討俾守位者將順其理利轉者必會其道故車書而混同誠鴻業之斯保

德車結旌賦　宋　宋庠

君有至德時乘大車當偃革以無外乃結旌而有初奉駕陳儀采物雖資於備設鳴鸞示禮斿旒匪俟於垂舒順考前經鋪閱往說謂戎事以既息貴君車之有結雍容撫軾蓋藏飾以尚純肅穆展斿詎垂旓而就列蓋由

抑乃威飾昭夫令名雖冠品於輿服茂揚威於斾旌肅軫無譁方斂藏於斿厲馳輪有度靡赫奕於緌纓且夫禮有質文器隨用捨車號乎德則崇化於邦本旌結其表則示人於天下意自象見名非人假君軒弭節孰訝乎卷而懷之國乘制容益顯乎素為貴者是知車之用兮充德以成大旌之飾兮輔威而孔昭既武怒之不作信軍容而外銷組纓啓行陋邦旄之孑孑錯衡遵路殊風斾之摇摇若然則動有彝儀文無異色雖嚴駕以備

物終去華而表德故使禮典攸重民瞻不忒皇皇整御始中括於采章轞轞肅容豈外揚於藻飾用能上載明德旁昭縟儀自駕言而戾止殊幅裂以藏之升降惟寅僅比非心之屋章明畫屏寧同止獵之緌大矣哉邦禮是崇帝儀資始實務德以垂教必收旌而昭理宜乎國容備而兵器銷率由兹而盡矣

百工由聖人作賦 以工善其事由聖人作為韻

宋　陳襄

統爾六職良哉百工何藝事以斯作由聖人而是崇辨

器成能自乃神而立制化材適用本惟睿以興功蹟姬旦之明文見冬官之盛典謂夫智之出也始創物以興制工之立也乃成器而盡善嘉衆藝之勃興本聖謀而丕闡攻金攻木資濬哲以裁成作舟作車由靈機而洞顯自茲立器為利因材究竒雖大匠之述作皆往哲之規為既執技而紛若誠取法以宜其所以鳧氏成鐘自高辛而立範車人作耒本炎帝以垂規且夫國有四民工分百事或居肆以成業或飭材而興利率皆因上聖

以資始致宏規而綽備依於法而游於藝肇自神謨智者憂而巧者勞出由睿意豈不以工之立事者蓋本於前修事之經始者必資於善謀伊衆制之雖盛非聖作以奚由網罟以畋寘庖犧之肇用杵臼之利因熊氏以垂休自然衆伎靡紛大模率正雖云予代守其業但見乎作者之聖亦由五聲兆黄鐘之律節奏爰彰大輅起椎輪之姿雕幾架盛此則藝能交舉物用具陳祖述雖資於匠者經營率自於古人按乃度程寔聰明之制作

勤乎樸斵資睿哲之經綸噫夫世變澆漓時齵朴略高曾之矩交喪器用之資惟錯今上方稽古道而復淳源立是工也體聖明之所作

耀德不觀兵賦 以明德尚道懷仁畏威為韻

唐 張隨

惟先王享國建用皇極制五服而有序御四夷而在德近不貢必先威讓之辭遠不庭則修文物之則所以止干戈而重仁義遏寇虐而茂生植夫潔其流者在於源清成其外者在於內平以德則天下順以力則天下爭

故有武不黷有兵不征穆王之功何補謀父之言可明將其修己以推畔曷若殺人以盈城於戲至理之時惟德是貴柔其遠而不襲阜其財而不費以道義為干櫓以禮樂為經緯是以文足昭武可畏借如舜帝在上苗人不懷雖蔵事於伯禹終舞干於兩階然後七旬來格庶績允諧周文既興崇國不道用戡時難以奉天討矧勍敵而未悛爰因壘而自保然後再駕云服四方大造蓋由德所賓信所親豈無五兵且懼於暴物况有七德

寶在乎安人人勞所以損元氣物傷所以惻至仁迺凶器攸興聖人匪尚車書既其混一牛馬於焉休放兵不戢如火自焚德不修於君曷相所謂圖之大慎之徹觀兵何是耀德何非素翟南来而越裳重譯白狼西入而荒服来歸夫欲朝萬國歸四海不可以逞弧矢之威

耀德不觀兵賦以聖德照臨宸極清泰為韻　唐　王棨

聲教斯播戎夷自平只在推賢而耀德豈由命將以觀兵垂彼衣裳示朝廷之有序槖其弓矢俾海内以惟清

皇帝以眇屬前聞遐觀列聖謂修文而可致其肅穆謂立武必傷乎性命將欲来萬國之好去百王之病鴻私玄澤常貽天子之仁豹略龍韜不授將軍之柄故得地協三無風清八區混軌文於殊俗銷劍戟於洪爐況其德乃車也兵猶火乎豈宜執以二三臨以下土安可封其十萬擾彼邉隅所以修之為勤戢之不惑湯修而葛伯斯服舜舞而有苗自格是知失德者由乎縱五兵偃兵者在乎興七德今則朔野烽滅遼陽戍門克心非樂

乎丹浦周馬已歸乎華山使跂行喙息之微咸躋壽域見執鋭披堅之役盡復人寰然後澤溢區中塵消塞外四方忘覆載之力百姓免殺傷之害雕題辮髪傾心而俱喜子来率土普天鼓腹而恣歌時泰蓋由煦嫗仁廣含弘道深慕羲農之化洽鄙湯武之君臨曉月彤庭共覩乾坤之量秋風榆塞不聞金革之音斯乃帝道潛融宸襟洞照得允文允武之體臻一張一弛之要可謂超五帝而越三皇合二儀而齊兩曜

倒載干戈賦 以聖功克彰兵器斯戢為韻

唐　王棨

欲廓文德先韜武功倒干戈而是載鑄劍戟以欣同千里還師廻刃於戎車之上一朝偃伯垂仁於王道之中皇上以心宅八紘威加四極有罪必罰無征不克旌旗西嚮競納款於中原鼙鼓東臨咸獻俘於上國然後軫宸慮惻皇情萬姓苟宜於子視三邉可竢其塵清由是罷師旅休甲兵干櫓勢傾壓雙輪而委積戈鋋色寢滿十乘於縱橫葢以戰乃危事兵惟凶器欲令永脫於禍

機必使先離乎死地所以前鐏俄覩廻輈繼至虞舜舞
而曾用比此寧同魯陽揮以負耒於斯則異既不授其
豹畧乃長苞於虎皮諒櫜弓而若此詎返斾以如斯徵
彼禮經折軸苟鬬於山立考諸易象盈車徒見其離為
豈慮自焚誠同載戢五兵從此以皆弭七德於焉而復
立遂使頑凶之子無日可尋更憐忠烈之臣徒云能執
故得殺氣潛息嘉猷孔彰以此懷柔而何人不至以此
亭育而何俗不康罷刃銷金道無慙於齊帝放牛歸馬

德寧愧於周王大矣哉因爾仁天用藏兵柄得東征西怨之體見師出凱旋之盛小臣伏覩乎橐鞬敢不歌揚於明聖

鑄劍戟為農器賦（以天下無事務農息兵為韻）　唐 裴度

皇帝嗣位之十三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於是銷鋒鏑而斂載南畝庤錢鎛而平秩西成所以殄凶器降嘉生收禍亂之根本致兆庶之豐盈者也既而清天步虛武庫劍鍔銷戟鋋露

嘗時出匣揮獷俗以来賓今日在鎔唯良工之所鑄長鎩倏爾而從革覃耜忽焉而中度爰六月之遄征與三時之咸務覩乎聚而改煎欻飛燄而涌煙從而再造將分地而用天宜人之歌允符於假樂多稼之頌式合於大田若夫弓戈櫜戢於寧歲牛馬放歸於豐年徒虛語耳胡可比焉則知先利其器欲善其事俾汙萊之盡闢由兵革之不試洪鑪既鍛失似雪之鋒鎧綠野載耕佇如雲之苗穟昔用之而有所雖弭之而不棄矧國家以

教令為車徒故器械可得而無以道義為封域故戰爭可得而息由是執帝堯之允恭復后稷之訓農理化資於地力福祥致於天宗此乃慶自一人風行九野建中於上返本於下下臣系而稱曰秦金狄兮未仁周無射兮非雅豈若我后之重穀盡濟羣生於良冶

鑄劍戟為農器賦

宋 范仲淹

兵者凶器食惟民天出劍戟而鑄矣為稼穡之用焉我武不施當四海和平之後公田盡闢啓兆民富庶之先

蓋以理定區中文經天下知無用於利器俾改作於良治以謂前王鋒鏑不得已而用之此日鎡錤有以多為貴者於是施巨槖發洪鑪索矛盾斂干殳鏌邪之鋒氷銷於倏忽轅門之器金鑠於斯須露穎者惟變所適餘刃者復歸於無務材訓農假工人之鼓鑄備物致用取田畯之規模不知我者謂我前功偕棄故知我者謂我欲善其事繇是星陳畎畝之具日新錢鎛之類好戰者隨之而挫鋭力穡者因之而受賜器非求舊委六師征

伐之資日用不知增百姓耕耘之利足使上敦淳樸下無戰爭三農以之勸萬國以之平去故從新茂百穀而寧同百戰深耕易耨闢五土而何愧五兵况乎清淨是崇聲教遐被任甲胄於忠信施干櫓於禮義去彼取此息南征北伐之勞小往大來變東作西成之器是知偃武者除其禍亂勸農者臻乎庶饒五野之豐登時至四方之戰鬬聲消與世作程鄙黃帝弦弧之智去惡務本笑夏王鑄鼎之朝大哉聖政維新文德來遠務三時而

倉箱日益却十德而華夷草偃有以見我后易俗移風敦天下之大本者也

有文事必有武備賦以文事武備全才必兼為韻 宋 李綱

刑作教弼文資武全惟兩器之兼用乃一道之當然欲柔順之可行必須剛克致德禮之不易允賴威權原夫夾谷之盟真儒相事謂敵國素稱於多詐而上策莫如於自治兩君為好雖事多獻酬交錯之文具官以從必武有豫備不虞之志豈不以文待變友武懲姦回惟無

忘於經略乃克致於懷來勇不懼而仁不憂固並推於達德文足昭而武足畏蓋有俟於全才德以服人義存禦侮有所濟者以威之克愛無能達者以仁而不武雅歌吉甫宜為憲於萬邦頌美僖公能昭格於烈祖下焉為臣上焉為君不能全文武之道何以致久大之勳冠履圓方載施佩玦之斷黼黻辨義式彰火藻之文有國有家惟仁惟義雖誕敷於文德宜克修於武備所以六卿率屬出分鄉遂之兵三時務農隙講蒐狩之利蓋以

治安之本在於文武之兼其相濟若火之於水其相待若梅之與鹽勸賞畏刑以陽舒而陰慘揆教奮衛遂西被而東漸大哉武之於文雖二而一藏於無用之用蓋以不必而必方今四夷侵而中國微安得文武全才以股肱於帝室

木從繩賦 以聖君順諫如木從繩為韻

唐　王　起

惟山有木惟木從繩繩舒卷而克正木堅貞而有憑杞梓未分規矩假之以冥立斧斤斯運曲直欺之而不能

古人以政有得失俗有廢興因納諫之善喻為箴闕之明徵當其懿匠員來瑰材旅進既陳之以糾纆將加之以霜刃掌握初縈綢繆忽振尋尺曳而愈出分銖算而底慎則椓之橐橐既砥平而履端伐之丁丁亦木開而委順則明正不得不受曲直不得不容如獻替於百度宜啓沃於九重繩墨之間既無違於目巧君臣之際固宜警其面從然則上達四聰下延五諫比斯木之猶惑待斯繩而作限廣狹有準短長無間自然巨川舟檝何

虞沈潛之憂大厦棟梁不貽壓覆之患有條不紊兮其功有餘舉直錯枉兮可以行諸既爰究而爰度亦匪疾而匪徐向若置而不用藏而不舒我有梓材坎坎之聲奚自我有剞劂恹恹之刃焉如裊裊緒抽緜緜繦屬比朱絲之在琴瑟若飛流之界山谷裁成廊廟之器剖判陰陽之木自同絃直不為絲棼匪專美於成風之匠亦垂訓於背誕之君雖鱗皴異質擁腫多紋散作輪轅小大之宜不忒鑿為戶牖毫釐之度斯分所以喻謇諤於

後學昭輔弼於前文方今補衮惟勤和羮克正契君臣以魚水以繩墨為龜鏡則考殷宗披説命未若賡歌於元聖

木從繩賦（以木以繩直君由諫明為韻）　唐　張聖之

古之善諫者喻其心如繩直展成規於良木既折中而經始必周流而牽復以其性有曲直固從乎彌綸以其材有短長必由之盈縮故可彰其言兮直如矢喻其諫兮從如水既應用而無方且適道而虛己為棆桷之無

繆成棟梁之有以舉直錯枉且明徑挺之心動而恱隨不失縱横之理覲夫度彼山林直以絲繩旣遵時而有作乃厎績而其凝斷長補短物無失性損上益下道罔不興猶其善而惟變所適類夫諫而不命其承匪差毫釐存乎楷式在操張而為務乃經紀以成德操端有凖希匠石以財成枉撓必從表王道之正直況夫凖以綸綍順乎節文不循枉以為利必適道而斯分假物而言故引從繩之木樂諫為喻明乎則聖之君原其納誨之

諫觀其所由旣規矩而有制豈文理而是求糾纆旣施足彰妙道之用衆材方正比夫從諫如流且夫獻直言者必有備無患木從繩者叶執藝而諫故得明乎官以相規人之無訕訐其不枉道以求用恒守道以為名臣乎不正使其正規其不平使其平斯所謂不可欺於繩墨乃得配乎權衡恭惟賦於說命知諫道之克明

明君可與為忠言賦以明則知遠能順忠告為韻　宋　蘇軾

臣不難見君先自明智旣審乎情偽言可竭其忠誠虛

已以求覽羣心於止水昌言而告恃至信於平衡君子
道大而不回言出而為則事父能孝故可以事君謀身
必忠而況於謀國然而言之雖易聽之實難論之雖切
聞者多惑苟非開懷用善若轉丸之易從則投人以言
有按劍之莫測國有大議人方異詞佞者莫能自直昧
者有所不知雖有智者孰令聽之皎如日月之照臨罔
有遁形之蔽雖復藥石之瞑眩曾何苦口之疑蓋疑言
不聽故確論必行大功可成故衆患自遠上之人聞危

言而不忌下之士推赤心而無損豈微忠之能致有至明而為本是以伊尹醜有夏而歸亳大賢固擇所從百里愚於虞而智秦一身非故相反噫言悅於目前者不見跬步之外論難於耳順者有以百年而興苟其聰明蔽於嗜好智慮溺於愛憎因其所喜而為善雖有願忠而孰能心苟無邪既坐瞻於百里人思其效將或錫之十朋彼非謂之賢而欲違知其忠而莫受目有眯則視白為黑心有蔽則以薄為厚遂使諛臣乘隙以彙進智

士知微而出走仲尼不諫懼將困於婦言叔孫詭辭畏不免於虎口故明王審遜志之非道知拂心之謂忠不求耳目之便每要社稷之功有漢宣之賢充國得盡破羌之計有魏明之察許允獲申選吏之公大哉事君之難非忠何報雖曰伸於知已而無自辱於善道詩不云乎哲人順德之行可以受詁言之告

從諫如流賦　宋　范仲淹

聖人以治歷乾綱思邁前王從忠諫而弗逆觀流水以

堪方每行補過之言曾無凝滯或得興邦之議寧昧激揚矧夫内守宗社外臨華夏臣不興諫則君道有虧君不從諫則臣心莫寫所以遵啓沃之致理若汪洋之就下設樽以進似使其狎而翫之折檻弗誅寧見其蹈而死者豈不以君之德也貴納諫而温恭水之性也美隨流而順從故周旋而納善如蕩漾而朝宗詢彼芻蕘豈愧束薪之詠聽諸藥石更疑浮磬之容莫不洞達四聰旁求五諫上既資於獻替下寧生於謗訕聞言必信不

爭之勢何殊擇善以從就濕之情無間於以見萬乘之主納賢以虛七人之職竭節而居又何煩於斷鞅豈有悔於觀魚由是忠讜咸臻信智者之所樂俊賢是效見臣心之亦如又何必轉圓取規從繩為軌但見弗違於啓乃自可偕行於淢彼所以明虛受之功所以得上善之旨及霤之士雖濡首而何傷補衮之臣思澣衣而可美夫如是則咸歌不諱但見寡尤上下莫閒於闕政大小皆罄於嘉謀威王之三賞屢行恩波下施晏子之一

言見用徳澤旁流我后光被羣方柔懷多士陳謗木而聽政建善旌而求理所以彰從諫之心率疏通而如水

折檻旌直臣賦　　宋　李綱

士有敢諫君當體仁爰修飾於折檻以表旌於直臣收雷迴霜已寛斧鉞之戮葺隳因闕更瞻軒陛之新惟漢朱雲希風汲黯偶睗楓宸之對因致龍鱗之犯指陳姦佞願借尚方之刀退就誅夷遂折便朝之檻辱師傅之貴雖曰敢言干雷霆之威自應可斬而天子能恕將軍

敢爭因免冠而致悟乃飾檻以為旌寬以納忠豈獨垂萬世之訓闕而當宁更以致三墀之禁易令名以愧賢詎能比跡臧斷咢以志諫庶可同聲原此狂生素稱義烈雅有意於漢室故屢陳於主闕命駕徑去不為薛宣而少留趣和藥來更助蕭公之引決惟直臣而徑行故太剛而必折成帝淵默臨朝靚深謂陳善閉邪者小臣之難事而尊賢從義者大君之用心難甘切直之言雖加譴怒終懋矜容之德曲示承欽然而所求者名不務

其實文雖足觀質馬可述寵昭儀而絕皇嗣大斁天倫
恩元舅而殺王章遂傾帝室雖存折檻足為後世之規
實廢嘉言詎救當時之失豈不以篡漢室者必王氏佞
王氏者惟張侯以師臣而取信乃保身而自謀隄防禍
機實為國之至要扶去姦本期厥德之允修能克葺檻
之心何施不可深味借刀之旨豈謂無繇凡曰司聰皆
有言職欲致國家之治必盡箴規之益魏公獻疏乃切
論而危言賈生上書亦流涕而太息遇文帝太宗之君

必能褒崇於正直

如石投水賦 以仁義忠信公平能諫為韻

唐 劉闢

聖之求賢也詳明水之受物也柔順石遇柔而不阻臣俟明而必進漢祖興兮昌言納留侯輔兮皇威振喻石水以興詞配鹽梅而稱儁堅脆性異應廣納而來投尊卑禮殊致精誠而取信伊水為體既清而平猶君為德既貞而明石豈自投假海納之弘量臣非苟進由天聽而察誠用率於有類將感於無情虛而受者其理遠含

而容者其道行何幽邃之能閻奚渺瀰之足驚夫國之勃興必多賢智繼九臣之跡膺三傑之義煥發英藻呈龍章與鳳姿敬宣嘉猷謂嶽生而天賜豈不由山有巨石水有通津忽擊流以澎湃俄答響於籥淪雖源深流長乃入無不至而體柔處潤則託有所因移他山之貞質依上善之全仁夫水石之奥旨與君臣之等倫令天子端居穆清時和海晏念投石之契爰求秉鈞思箴闕之規載徵騤諫由是如石之義啓投水之情通彼以誠

應我亦符同懸天爵之榮獲斯人瑞尊五嶽之禮視乎
上公恒啓沃以為志方清明而在躬比石固業欽賢纘
功儻或水不周容石乃無由寓質君不虛巳臣則竭能
推忠可以垂誡訓可以流德風則知聖既作兮政惟恒
石既投兮賢必澄敢獻良哉之詠願揚美於庸能

如石投水賦以聖獎忠直從諫如流為韻

唐　盧肇

石比臣心水猶君德誠見投而不阻如從諫而無極蓋
所以作仁聖思正直清逾萬頃能容落落之姿操或一

拳以造沉沉之色惟我聖后啓乎宸聰每以淡然之德能取確爾之功言乎水也逾漢祖之虚受稱乎石也遇留侯之盡忠是以王事竭誠羣臣報政具懷鑿鑿之美允納洋洋之聖君心潤下已覃滂沛之恩臣志補天顧表堅貞之性故得朝廷肅穆上下交慶小伊傅以輸忠配唐虞而比臧者也當其欲進嘉謀心懷隱憂思衮職而有補隨諫鼓以來投於是咸趨丹陛若蹈洪流且推誠而上達亦虚心而下求既乃契皇情承天奬介然允

臻乎浹洽渙若盡納其忠讜一言初進開龍顔而似激圖波萬國皆聞入宸心而若流清響乃知窺日月之光有虧必諫震雷霆之怒有諫必從雖磊落以難進乃廣大而見容既無悔以無尤子産徒言於狎水那將恐而將懼韓非奚患於攖龍且夫瓊瑶為報而匪珍夜光處暗而多患未若我喻水於盛德比投於納諫允當上善之求勿謂下流之訕遂用握金鏡臨玉除忠言得進以無隱聖慮每徵於往初如是則祥符出惠澤舒將無事

而無諫見褒瀛之晏如

如石投水賦 以聖獎忠直從諫如流為韻

唐 白敏中

石明臣節水喻聖聰順投既因於納諫虛受必俟乎輸忠從以讜言出清規而有中類夫貞節入碧浪以無窮爰自人謀式彰天獎言必在乎能發道奚疑於虛往自懷從善聞蹇蹇於股肱何異臨川運磷磷於指掌理既符於水石事且契於雲龍佇啓心而是賛在虛已而能容石投水而誠資手敏臣佐君而詎得面從當手敏則

水不傷清匪面從則君能立政嘉猷替而無爽幸遭逢而有慶致至堅於玄奥象得以賢受可轉於清流因之啓聖所以垂衣廣納側席深居言之者何常率爾聞之者足以起予攻玉之形隨帝心之沃若補天之質應王澤之濡如既而流謗靡行沉幾自得當持重而無撓冀臨深而不惑逆於耳而順於心黜於邪而褒其直用礪金於睿鑒渙汗潛通舉韞玉於恩波津涯莫測於是宣教化罷畋遊開直道務旁求發揮諤諤之明節會合洋

洋之聖謀石以貞堅本無疑於虛擲水惟柔順安有阻於暗投夫然則臣心磊落而上達君德汪洋而下流況乎舟楫之道大行不侮不慢藥石之言盡入何憂何患當道泰而人悅固河清而海晏彼漢高之用留侯未若吾皇之納諫

大赦賦 有序　　漢　崔寔

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惡棄穢與海內為始亹亹乎恩隆平之進也寔就而賦焉

以為五帝異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興設法制一
也陛下以苞天之大承前聖之迹朝乾乾於萬機夕處
敬以厲惕然猶痛刑之未錯厥將大赦所以創太平之
迹旌頌聲之遠新邦家而更始垂祉羡乎將來此誠不
可奪也方將披玄雲照景星獲嘉禾於疆畝數蓂莢於
階庭擱麒麟之肉角聆鳳凰之和鳴農夫歡於時雨工
女樂於機聲雖皇羲之神化尚何斯之大寧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四

御定歴代賦彙卷四十五

治道

人鏡賦 以主聖臣忠道光貞觀為韻

唐 闕名

金為鏡兮其鑒則明人為鏡兮其象則精彼有取其昭燭我方致乎和平廣霽而磨礱既至酌獻而邦家以貞懸於心則四聽常朗寘於握而萬方不傾惟賢任賢自聖傳聖守之則通幽洞冥執之乃窮理盡性致和樂功

逾止水之平徵古今道光仁壽之境比璿樞以潛運挂靈臺而韜映是委照以無疵每含光而不競無鑒於水自視於人曷容華之自飾惟道德之所親功匪勤於鎔範義將協於君臣斯乃至寶載光皇道辨物數之紛紛洞晦冥之杲杲放之可包乎海嶽卷之可盈乎懷抱煥乎發蒙皎若晴空光甚鑒兮塵不能翳德若容兮物莫能克以是為臣則獻可替否以是為鏡則進思盡忠斯為理兮化洽斯為鏡兮照窮惟賢聖之光賛含英華而

不散執一法而不回仰千齡而殊觀貞明而翹楚角逐皎潔而羣邪冰泮兹鏡也克念則正罔念則荒播無疆以垂範披六幽而散光燭明明而洞洞歴久久而煌煌聖作物覩鏡清寰宇驗成敗之原知榮辱之主我鏡在德曽無盤龍之雕我鏡在心自有山雞之舞若然則皇唐邁德於陶唐吾君齊聖於文祖

金鏡賦以聖人握之以臨天下為韻

唐 韋模當

大哉唐之為盛授寶歴兮握金鏡御乾符兮秉坤政順

四時以立法侔上帝而作聖其德惟新其照惟均金也者取剛克以成質鏡也者取清明之在身染之無汚磨而不磷守清淨以自立形大小而各陳是故傅咸擬之於良史莊氏比之於至人懿夫不鼓不鑄匪雕匪斲堅貞為義同匪石以居心溥博其功異明珠之在握見而後信動必先覺細察毫芒遠包海嶽處明難溷居昏不濁含清輝於寂默體玄化以希夷有以取象無得可持雖每分於動息終不渾於妍媸斯實百王之道也可以

三光而揭之原夫司契之君端拱而理北辰定位南面
恭己微其道之有孚必心鏡之為始何彊名於此意帝
試言其所以豈非體合冲漠功優照臨苟遇物而必覽
信緣情之所任皎皎團月既昏曉而常潔沉沉精彩豈
塵垢之能侵作此鏡焉生於化權無形象以流賞有光
華而克全清明象水廣大配天討之不窮隨五行而往
復韜之無際假六氣以周旋則知守寶者持之罔捨於
以宣化源統天下如是三皇之與五帝較我德之殊寡

握金鏡賦 以聖人執持照臨寰宇為韻

唐　王棨

至明者莫尚乎金鏡可類者莫先於聖心既施之於日用如握此以君臨有象必昭含萬靈於睿聖無幽不燭若百煉於宸襟稽夫稟氣於無形成功於至妙苟取喻於在掌詎有疲於屢照外發皇明中凝德耀克符磨瑩之體允叶提攜之要故能洞達千里高臨兆人尋玄而光彩盈手考理而貞明在身雖跂行喙息之微形容無隱信率土普天之士肝膽俱陳莫不深貯乾坤大極區

宇誠非出匣以斯舉詎謂臨臺而下取潔澈在心深沈
似古笑飛鵲以將繞鄙芳菱而欲吐懿夫皎皎斯在兢
兢自持異樞衡之是秉見藻鑑之無私所以辨愚知洞
華夷豈惟分大小別姸媸塵垢不染英明在玆魑魅於
焉而遠矣姦邪無所以藏之是知懸魏宮者難侔掛秦
臺者莫及詎端拱而見含諒臨朝而盡執孕玉燭以光
動寫珠庭而影入蓋以持察羣品非窺聖顔迴出聲身
之表如存指掌之間事異軒皇得玄珠於物外功逾羲

叔御白日於人寰宜乎永保清平長稱明聖當宣室以潔朗逗皇圖而輝映臣知六五帝而四三皇實由握乎斯鏡

乾為金賦

宋 范仲淹

大哉乾陽稟乎至剛統於天而不息取諸金而可方外著元亨想有英而可覩中含變化知從革之靡常原夫聖人之作易也八卦成文百代為憲索隱而神道可極取形而物形可遁立夫乾也所以體乎高明為彼金焉

所以尚乎剛健觀其文繫斯著擬議有倫此則端四德而成象彼則列五行而效珍非同體於煥耀實比德於貞純畫而成三三品之容可翫統而用九九牧之貢斯陳况乎運太始之樞履至陽之位冠三才而中正秉一氣而純粹萬物自我而資始四時自我而下施其動也直雖觀躍冶之姿其靜也專更想藏山之義豈不以乾之德也至健於斯金之性也純剛在兹察之則宛若配之則宜其我道易知喻披沙而既得我功不拔如在礪

以馬虧則知為汞未良喻馬安仰一則消釋而可待一則老瘠而何往曷若我取難得之寶匹始亨之象乾之運矣蓋造物而罔愆金之鑄焉亦制器而不爽有以見確然成務昭乎若金首萬化而道廣方百鍊而旨深始終不雜於陰爻寧虞衆口上下皆稟於剛德若遇同心美矣哉易之取舍有如此者仰運行之在上荷生成之親下故我后法乾元而居尊致王度之式如也

金在鎔賦　宋　范仲淹

天生至寶時貴良金在鎔之姿可覩從革之用將臨熠燿騰精乍躍洪鑪之內縱横成器當隨哲匠之心覩其大冶既陳滿籯斯在俄融融而委質忽曄曄而揚彩英華既發雙南之價彌高鼓鑄未停百鍊之功可待况六府會昌我稟其剛九牧納貢我稱其良因烈火而變化逐懿範而圓方如令區別妍媸願為軒鑑儻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國之寶也有如此者欲致用於君子故假手於良冶時將禁害夏王之鼎可成君或好賢越相之

容必寫是知金非工而弗用工非金而曷求觀此鎔金之義得乎為政之謀君喻冶焉自得化人之旨民為金也克明從上之由彼以披沙見尋藏山是務一則求之而未顯一則棄之而弗顧曷若動而愈出既踊躍以求伸用之則行必周流而可鑄美夫五行之粹三品之英昔麗水而隱晦今躍冶而光亨流形而不縮不盈出乎其類尚象而無小無大動則有成士有鍛鍊誠明範圍仁義俟明君之大用感良金而自試居聖人天地之鑪

亦庶幾於國器

玉燭賦

元 羅 朋

太璞析合璧出陽燧吐爝火息大明中天寒暑受職德光被乎四表仁澤浹乎九域時暄燠於四序協陰陽於八極雨暘備皇極之休徵乾坤洽中和之盛德兹其所謂玉燭而為太平之偉績者也然則是玉也非璋非瓚非圭非璧成不假於良工之琢粹不資於他山之石蓋崑山所不能產連城所不能易卞和不能持以獻其君

藺侯不能懐以歸其國四海之大未足以為其匵萬鎰之重未足以擬其直惟太平之有象始獨著於當日然而玉非可燭奚假於義蓋玉以譬天下之温和燭以况乾坤之光霽四氣咸和斯為盛治然則是燭也不假燭龍銜照之力不假花蕚經營之勞張六合以為籠澤九有以為膏隂陽明之盛時豈光彩之敢韜爾其洪鈞初轉草木光賁是為青陽淑氣畢至迨其赤瓊薦箄火傘張空是為朱明長養奏功至於大火流西萬寶告成白

藏協期秋氣夜横若乃服被玄璧氣應黄鐘玄英應候
陽德潛通葢太和之周流通四序而莫窮於斯時也六
合一家萬里一轂曰寒而寒曰燠而燠風七十二雨三
十六塊兮不破條兮不鬬祥輝上燭乎圓靈德澤下浹
乎坤軸非玉而玉光潤奪目非燭而燭光徹蔀屋故李
巡以之擬德輝東晳以之道陽明詩人以之歌大歷之
盛賢士以之紀寶典之名葢皆因爾雅之所紀而著夫
當世之隆平者也洪惟我皇重華協帝至和坱圠陰陽

燮理明照四方兮民無戴盆之歎玉音遠播兮野無抱璞之士企玉燭於前聞亶後調於今世鯫生何幸際此盛會方將叫閶闔呈琅玕錫金蓮之夜炬立玉筍之清班歌吾皇玉燭之盛垂萬世而不刊

玉燭賦

元　曾燁

泰和絪縕坱圠無垠六合一元四時一春翳至治之氣象羌獨難於名言考昔賢之議論極形容之云云妙引物而比類揭玉燭之鴻名玉以喻溫潤之有象燭以言

炳燿之無邊若乃元氣運樞八表涵虛按四時而迭運播五行而不居徹光華兮上下達光耀兮八區托玉燭以為喻孰謂斯言之好礜匪膏流英匪石盤精匪璞而温匪燄而熒爾乃藍田日暖陽燧煙香銅環傳蠟衮衣佩蒼千里同温六合融光於時為春青且陽也祝融居侯大火紀星赤璋薦𦥷燭龍司罍紛紛黄埃四表翳塵於時為夏朱且明也火雲退舍玉律轉商瑤宇湛湛銀河煌煌畫屏光冷宵露戒凉於時為秋白而藏也葭管

灰飛檟燎燠生麟定司烜滕六屑瓊八荒無垠炯為明
冰於時為冬玄而英也洗瑤兎兮銀潢浴赤烏兮咸池
時迭運以合璧駿昕晡而驅馳達孚尹於八極炳爥燿
乎四時猗歟玉燭孰膺其時後有三代前有唐虞猗歟
玉燭孰調彼元下則賢相上則聖君興懷古今俛仰宇
宙晦冥陰雨之時常多乾坤光霽之日常少德失於慘
刻而少温潤澤流於昏暗而之光明於是是玉之在漢
晉隋唐者且化為燕石之偽而是燭之在漢晉隋唐者

且織為崑崗之焚寶典紀炎涼之候詩篇美大歷之年皆夸毗而至此寧有實而云然皇風載熙大人繼離太平有象千載一時孰抱璞而自衒孰爝火以自持方將賦玉燭以自慶又奚暇韞匵而韜奇

玉燭賦　　元張天與

聖元天地其道德日月其光華既和而明既晴而嘉四時氣協玉邪燭邪予乃從之北遊於玄水之上相與觀光於國家道遇老人扶杖而觀德化者迎謂予曰子知

所謂玉燭之義乎予曰揭玉燭之名於書者非尸子之辭歟著玉燭之美於頌者非新羅之詩歟蓋四氣和為玉燭非義主於四時歟老人莞爾而笑曰子知四時所以為玉燭之效矣亦知君德所以為玉燭者歟請與子略陳之自有天地即有此玉燭兮為萬世開大平非玉之玉兮純和粹精不琱琢而盡美兮渾然天成非燭之燭兮光輝昭明不火傳而無窮兮洞照群盲道而匪器兮神而匪形合明和之二德為一德兮是以有玉燭之

名蓋夫玉燭之在天地古今兮得之則和順而光霽失之則乖戾而晦冥昔者伏羲得之而人文宣朗兮顥顥皇風帝堯得之而四表光被兮萬邦時雍舜得之為重華兮文明溫恭湯得之為丕顯兮明德建中文武得之為辟雍兮致明和之極功雖皇王之時異兮而玉燭之德同是故皇春熙熙兮至治馨香東郊日出兮海隅蒼蒼德與氣潛兮恩從風翔此春之玉燭兮是為青陽南薫解慍兮正德厚生離明當天兮穆穆廼衡長養萬類

兮陽德方亨此夏之玉燭兮是為朱明逮夫西昧無不照而朔幽無不明兮平秋平在之功成華斂而實兮元起於貞此秋冬之玉燭兮是為白藏之與玄英故吾聞昔賢以人君德輝而謂之玉燭兮誠以君得顯而天下平徽賛化之妙用兮其何以致天道順而四時行哉方今禮備樂和海晏河清天瑞宵降地符曉升而子方且覽德輝來帝京其必歌玉燭之頌以洗新羅之陋習而發治世之正聲乎乃稽首而為之頌曰天德上寧温如

王兮天光下照明如燭兮四序功成知化育兮吾君之德吾民之福兮

玉燭賦

元　歐陽朝

緊崐崘之無分分兮括至大之方輿暢二氣之充塞兮兆五行之感孚奠南北以為極兮斡造化之玄樞方東風之扇物兮欲萬彙之昭蘇輅青陽以為車兮旭翔陽於海隅玉光爛扶桑之津兮升燭龍乎天衢峨泰山之日觀兮呼吸通元氣於虛無漠青徐海岱之相襟帶兮何

所無醴泉甘露之霑濡及南薰之解慍兮欲吾民之遂性立朱明以為旌兮祝融因之而布政瞰火維之遐陬兮燭離明於遠近儼宋衡而無山與之資兮乃上摩乎中天之一鏡惟荆揚江漢之相緜絡兮何所無嘉禾芝草之瑞應值蓐收之兆序兮欲萬寶之豐成乘白藏以為節兮耀華皃之清明壯西華之高標兮鮮顥氣之精英雖梁雍黑水之不可既兮何所非雍熙之民逮玄冥之司令兮欲四時之成歲廓玄英以為府兮萬物又深

根而固帶峻恒岳之造天兮儷居庸而光霽雖冀州之盛大不可極兮何所非時雍之世忽臨睨乎四方兮陶同宇如一春有聖君之體乾兮冠軒昊之洪名有賢相之調元兮企伊周之大臣皦靈臺為光明之燭兮妙俯仰而彌綸溥太和元氣之流行兮若野馬之絪緼信玉非玄圃崑崙之寶兮燭非蘭膏蓮炬之珍爰取義於四氣之和兮於以贊貞元會合之昌辰書生之囿於太平兮思反躬而自勗讀爾雅而游於藝兮豈蟲魚之敢續

聞登高作賦可以為大夫兮猶自視夫小才之樸樕所願心平而氣和兮庶可調吾心之玉燭

振木鐸賦（以孟春之月遒人徇路為韻）　唐　王起

國家敷文教布時令爰振鐸於九衢將採詩於萬姓上立其典將興詠之必聞下聽其音知從諫而則聖事且彰於歳首禮無虧於春孟所以下訓是崇周官克敬亦既戒止居然可珍赫赫奕奕爛爛燐燐以金為鈴且嘗巧於懿匠刻木為舌將托音於下人及夫拂拭光生提

攜彩發順一人之施令採四海之箴闕鐵鐵於遐邇之路杳若和鑾煌煌於前後之車爛如明月於以闡幽於以冥搜知政教之兹始表申嚴之所由動素手而知音愈出注清耳而其義可求色耀皇衢映遲遲而日麗聲搖紫陌隨獵獵而風遒昭彰有儀掌握成韻因木德之將盛懷金聲而載振或聆之而胥悅或仰之而旅進豈比夫鼔有節而斯通雷發聲而先徇可以展六義可以陳四詩在道途而無壅致朝廷之允釐騖百衆以泠泠

昭其聲也沃九重於翼翼失則革之鐸之為義也深鐸之為用也固虛其中而不屈圓其外而合度可以揚天之聲可以遵王之路令出不返知道人之是司道之將行幸夫子之可喻故其鎔鑄式珍錯磨永新舊典斯考英聲克振既有符於主化斯永保夫青春

振木鐸賦以振文教而納規諫為韻

唐 白行簡

國家古典修時令順命遒人之職執木鐸以徇本其教在每歲之發生聽其音知羣物之始振於是官師傾聽

道路咸聞採謳謠於多士延諷刺於大君外振金聲將發號而施令中含木德貴偃武而修文所以應之如響從之如雲道達天和契宮商而成韻揄揚帝命獻詩頌而為羣懿夫一器維則萬人是效儆於有位佇從善而如流慎乃攸司固匪怒而伊教百官奉職而奔走萬族尋聲而騰趠觀乎四會五達舉而搖之溥天率土孰云遠而期赫赫於永代每鏘鏘於此時響不聞空能同誹謗之木聽猶在耳將陳誦諫之詩莫不獻其詞而諤諤

師其屬而師師師靡其荒怠曷不肅祇士傳言而庋止工執藝而疇咨足以播祥風於地末闡皇明於天垂故夫聖之訢合詢芻蕘而聽納動而悅隨謀卿士之箴規乃知我武不施司馬之執奚為斯文未喪封人之喻攸宜徒云擊石拊石曷若恩斯勤斯與德音而共暢載仁聲而遠馳則六變通神九成感物不足擅美而標奇也故我后振鐸以聳善喜人之敢諫俾夫下不瀆上不慢由和鈴之昭其聲致朝野之清宴

振木鐸賦 以發號施令王猷所先為韻

唐 羅立言

上方繼統大寶發號初年俾木鐸是徇彰皇恩而宣清韻乍分庶道乎無遠不決長聲始振將表乎有開必先蓋欲由舊章布新令使有聞而必戒如審樂以知政德音爰降義符招諫之君大典允敷道契多能之聖洪纖手運斷續風移始條貫以遐遠終激揚而廣施發千門以瀏亮儆三條而逶迤將警乎羣心斯乃有倫有要言提乎衆耳孰可不識不知且夫洞然諧音鏘爾立號豈

比官師之職無勞有司之告則知君立教非鐸而不宣金有聲非木而奚道所以酌彝古典稽法前王範乎金蓋取乎剛徳示利振以木期在乎直言有章罔匪舌而是出信有聲而必揚鄙伐鼓之坎坎小和鈴之央央節奏中規周旋有序合椌楬諧律吕侈弇之制自異陶匏之音不舉動而逾出擊且殊於錞釪虛以和鳴懸匪勞於簨簴帶未央晨漏時與俱來混南山殷雷乍迷其所於以明盛禮於以揚王猷日 聞四方聽思聰而廣被教

覃萬國澤咸霈而周流或乃妙響清越緜緜將歇敢煩手於再振冀駭耳於一發客有覲光以成文願刋象魏之闕

進善旌賦 以設之通衢俾人進善為韻

唐 李逢吉

皇唐之與伊唐也濬哲文思異代同時咸進善以欽若又建旌以求之不進善焉何以延側陋之士不彰別也何以嘉讜正之詞是宜式創宏模聿陳令典綴析羽以藻耀植修竿之偃蹇相其地以崇樹所宜因其人以康

莊是踐即之者有以翊聖瞻之者於焉遷善忠謇之徒風馳雲趨畢效臣節同膺帝俞猶金礪而君臣合契類土圭而形影相符迴立宕亭而克同國柄直行勁挺而自陟天衢由是悉索草茅罔資介儐高懸垂逮下之德仰視知不言之信咸策足以員來思捐軀而自徇同於舞羽至誠之感必臻異彼弨弓非禮之招不進大哉求仁其必有因懿此標表本乎諮詢制其事者上惟允恭之帝集其下者衆皆可封之人是必隨謗木以用舍與

諫鼓為等倫若夫容衛繁多制度奇詭玄蛇始務其厭勝翠鳳式崇乎侈靡熊虎之示勇則那日月之比崇徒爾寧有裨於啟沃且無取於率俾偉夫有臺有宮胡為乎逵中所以闢於聖聰使無不通爰樹爰揭豈惟乎人悅所以尊彼儁傑使皆就列然後朝廷邁德嗣於羲軒得賢方於稷禼躬好問之裕有知人之哲固以日奏於嘉言矧斯旌之攸設

進善旌賦以設之通衢俾人進善為韻

唐 陳諷

惟哲王儲精庶務示人降衷冀一善之咸靚俾羣情而大同抗以高旌式觀於五達萃玆多士以聞予四聰是用去疵厲而達幽仄和上下而宣德風邦有道而無隱善如流而必通原夫創自堯心變昭漢列參夫析羽之制有類干旄之設名既匪於司常用有殊於掌節多通達之要會集寰海之賢哲每聞致主之言時得興邦之說足以見王臣之謇謇聖德之孜孜示人有作虛己無私旌非善而罔進國非賢而不釐遵道員來懋德音而

親問擇陰斯止備獻替以陳詞敷一德而見答俾兆人而賴之徒美夫因事立名教人示信略孤表以遥集掩羣才而得雋無勞負笈而來豈必縶轅而進於以光啓帝道輝映天衢陋燕昭之尊隗小齊景之招虞正以居中表弘道之在我直而端本知立德之不孤於是野絶遺賢朝無闕典仰崇標而勸義臨廣術而來善豈比夫周聆木鐸之謡漢尚石渠之選方今酌憲前古肇康有人將蒭菲而並采俾弓旌而是陳故野無逃名之士朝

有俾彖之臣舉善陟明振遺芳於虞帝率心敗德矯覆轍於嬴秦然則庶績交修遐邇率俾儻片善之可録庶無疑於室邇

進善旌賦 以設之通衢俾人進善為韻

唐　柳道倫

帝堯有君人之大德恢理國之令圖將啓納善之懐於四方之士乃立進善之旌於五達之衢所以訪政化之本招賢俊之徒告善員來故進而無妄聞善必納信言而有孚類諫鼓所陳同謗木之設彼思聞過而遷善此

俾明善而就列善既陳而一人有慶旌既立而萬姓咸悦寧同旟旐之翩翩奚貴干旄之孑孑九達之上大逵之中直影而晴分瑞日孤懸而畫引祥風置之則上德下布就之則下情上通既至者固當授之以禄將來者不假招之以弓初孰為此自陶唐氏制乃有常張而不弛巍然而孤標獨立迥爾而中立無倚示華夏則綏之斯來化要荒而罔不率俾厥旌既陳盛德日新使樂善之儔得因旌以進知建旌之意固惟善是親可以光被

區宇統和天人比垂衣於百代異舞干於七旬繇是廣達四聰必徵片善咸望雲而就日若風行而草偃求其善理知百僚之師師采其善言得王臣之謇謇令大君聰明文思庶政無遺善以求人固以達於政矣旌可進善亦在推而廣之士有敦詩書懷忠信學頗師於鄒魯君幸逢於堯舜比潛鱗而待躍同弱羽之思振欣逢進善之時庶以善言而進

進善旌賦 以設之通衢俾人進善為韻

唐　陳左流

彼旌孑孑兮五達之中進善為名兮求善為功狀岧亭以戴日勢聳擢以凌空王者所以開讜諫之路作耳目之聰故帝堯設之道由此達洎我唐建也化乃斯通觀其迴立長衢孤標數仞麗晴天以獨出抗高閣而爭峻體惟能正俾止惡而來觀影則不虧使言善而思進莫非明主求臣顧聞所陳期乎啓沃之佐想夫股肱之人由是標格褱中萬姓瞻之以為準高居物外九重隔之以為臬至乃不傾不危持堅孤絶非虹蜺之光欲拖豈

日月之明能揭故邦無道則我斯設邦有道則我斯設

彼書謗之木安可與齊承露之盤何能並列吾君庶政

允釐獻納是思多聞得賢之頌每詠補袞之詩猶恐化

理未洽俊乂尚遺而彼士則可招矣在斯旌故宜立之

且夫為干者其功尠為旌者其利淺曷若當天下之用

進海內之善搜揚不倦道已盛於方今正直長存事足

貽於古典況登於睿鑑旌之通衢人則是仰物豈能踰

謂善建者手不可拔豈有力者負之能趨是知昔之設

旌也其美如彼今之設旌也其美如此君若好善士皆可俾士有願歌乎聖德庶無慙於末技

進善旌賦以設之通衢俾人進善爲韻

唐　竇從直

邈矣帝德至哉聖謨廢置殊時古今合符孑孑之狀可觀將從五達孜孜之道斯表克協三無是以聳彼羣彦致之康衢願揚美以歸厚思獻忠而效乎故得繼以此信言由是進明揚既達且自殊於表閭謇諤必陳豈可同夫先俊覩其悠揚廣衢旖旎從風諒賢愚以咸覩固

朝野而必同式委垂而下俯埃壒作直指而上映晴空過之而凜然生敬仰止而卓爾在中茍厥志之有立當其誠以遂通俾其不進不止豈徒自西自東已哉佚爾貞烈自非虛設既異詩人之干旄匪同叔孫之緜蕝匪善奚取惟賢是謁彼謗木焉得而比矣諫鼓胡可而儔之茍匡救之惟徵我無爾詐而旌別之有制爾無我欺則賢既樂只人將率俾不獨翻曉日以搖搖獵輕風而靡靡至仁斯被至化為淳何必改舊然後為新矯前王

之令德酌古典之攸遵雖謨訓以克脩尚芻蕘之是詢萬國欽風巖廊盡英髦之士百蠻向化版築無屠釣之人故知至德在於求賢救世資乎擇善則設旌之道也為皇王之盛典

進善旌賦 以設之通衢俾人進善為韻

唐 范傳正

為君者莫大乎求賢審賢者莫先乎進善不立表以取則何勗人於自勉故我后纂唐德酌堯典爰揭旌以建標若懸鑑而攸遵其制惟新難乎所陳寘於朝懼來而

有阻樹於野慮獻之無因於是施之五達之陌以招四遠之人乃析羽上插綴旄傍委映旭日之曈曈隨長風而靡靡孤標迥出中立無倚將舉事以舉言在率土而率俾儀神都聳康衢或斂衽以下過或㦸冠以來趨善或可聞豈持之而有怍德苟未進敢欺之而自誣旌因名而助順士修業以求進小人斯遠實曰不恕而威君子必臻可謂不言而信瞻之者其行勵仰之者其心慎非表善之為崇亦懲惡而能峻故得有善者不壅無媒

者自通所以導人之志達帝之聰豈比夫舞干兩階徒有格苗之用縏纓七就何旌進善之功亭亭不撓奕奕斯設招一善而百善知歸納一人而萬人胥悅諒厥裁之為美與恒用而有别施之行馬豈得耀於朱門授乃元戎何貴偶夫全節藏器以待時與斯而若期惟事匪細惟賢是司儻片善可録至公不疑顧佇立於旌下幸因兹而進之

懸法象魏賦 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為韻

唐 蘇珦

建皇極者存乎正名體元命者存乎作程彼宗周之創業遂體制而緣情職命六官必先庚而著令歷分三統因建子而爲正當是時也玄律司候黄鍾紀月伊歳元之允初懿陽和之始發於是懸邦國之六典致象魏之兩闕俾萬人觀而取象罔敢逾越者也大矣哉示人有則布政惟時既當遂而明矣亦浹日而斂之是則是效念兹在兹乃人君之大象諒王國之元龜是知象魏之章煥爲故實分章授事典司非一或以理象爲理人之

規或以教象為教人之術覯之者仰而可見從之者貞而且吉俯黃道而高懸與蒼龍而迴出法之不朽雖草創於前王體有可傳亦恢張於是日國家以務人為本以施命為先拱北極之六星庶官咸備張南端之雙闕舊典常懸是知大聖君臨名臣不乏欽承帝道足以為法以之安人其國斯廣敢引此以為喻亦因茲而取象懸法魏闕其教可以普施懸法禮闈其人可以外獎夫然則青雲可期於影響

無逸圖賦　　宋　陳普

維叔旦相厥孤宅洛後歸政初慮君德之不勤乃無逸而作書遠引商哲近陳祖謨進艱難之藥石攻躭樂之癰疽數百字之懇切七致意於嗚呼此誠萬世之龜鑑而人主不可一日無者也越厥開元有若臣璟圖而獻之星日新炳帝曰俞哉卿我戒儆出入起居莫不觀省然念六馬可調而氣難御槃水可捧而志難持以前殿之焚錦卒深宫之舞衣内蠱惑之已甚外姦邪之不知

遺虎患乎漁陽濺鵑血乎峨嵋由山水之一易遂顛沛而至斯後人哀之而不鑑之者多矣周公豈我欺也哉

無逸圖賦有序

元 方回孫

唐宋璟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𤣥宗出入觀省緊廣平之持正兮念守成之惟艱思保治於開元兮格君心於燕閒念成周之太平兮姬旦懇焉而不敢安述迪哲之憂勤兮書無逸而監觀既先之以稼穡兮復怨詈之足患推壽考之有由兮皆敬德之所關七嗚呼而

興歎兮庶幾悟於艱難爰編録以為圖兮寫歴歴之披肝廣厦兮細氊披香兮嬋媛嗟聲色兮娱人孰觀者兮澹然圖鍼灸兮明堂圖功臣兮凌煙念股肱兮在目施輕刑兮無鞭况承平兮日久宜規警兮陳前箴大寳兮有初録金龜兮孰先背忠誠兮指畫箕心術兮迴旋睹盤遊之不敢兮節嗜好於逸田覽惟正之是供兮堅焚繡於初年思荒寧之祗懼兮省歌舞於梨園觀保惠之享國兮庶無惑乎丹餌之傳君心雖未至於此極兮臣

不敢不為之先慮也與其慾已縱而莫收兮寧先時為
此蚤計也況歲月之遲暮兮寧忽焉而莫之顧也及壯
盛而格非兮庶晚節之不吾悔也紛總總其獻樂兮吾
獨心太師之為心靡遑遑其獻珍兮吾獨君成王之為
君匪十漸之極疏兮敢數批於逆鱗乃寓意於圖書兮
實援古以諷今彼有集書囊以為殿帷兮特昭儉以自
遵疏列女於屏風兮彰默識之精深豈若碁七百郟鄏
之鼎諧百篇金石之音雖山水易圖移後時之翫好而

出入觀省猶大訓之昭臨是以鉅儒想遺意於千載豳風圖農事之艱勤於以進經筵之講茲不忘規諫之忱豈非豳風之詩表裏乎無逸而西山之忠丕承乎廣平迺令鳧鷖既醉持盈守成明良熙康賡歌虞廷所其無逸是法是遵非圖而圖昭揭五經股肱皋夔姚宋曷名

無逸圖賦　　元　胡一中

維大臣之忠蓋繄責難以事君丕重華之神聖尚罔逸之是箴儼商湯之祗敬視盤銘而日新慮保邦於未危

亶為政兮在勤稽有唐之啓運由得人以致治懿明皇之靈承勵初心而劼毖時廣平之棐輔偕姚崇以獻替懼居尊之易肆故鮮終而或怠矧太宗之肇造逮髙枕而不安猶晚年之弗繼疏十漸兮開端念獻曝之日少吾如萌之十寒迺摭姬公之無逸爰寫圖而進言其言若曰臣璟再拜若稽古昔莫盛匪周八百其歷成王治隆公旦是式爰作書以申戒肆諄諄其啟迪懋王敬以作所惟無逸而乃逸知小人之攸依允艱難於稼穡追

三宗之踵武咸寅畏而迪哲及文王之兢兢亦不遑於暇食助冲人之德顯克佩服而無斁宜蒼姬之永年夫孰後代之能及羌聖人之法天壹至誠之無息苟怠心之不慎恐終累乎大德且殷鑒之不遠警亡隋而惕惕恭獻圖於丹扆願觀省於出入猗歟論道兮經邦在一言兮可興曰勤政而務本斯御樓之有名復戒奢以示儉焚珠錦於彤庭實由覽於兹圖式往聖之儀刑並九齡之金鏡開冕旒之聰明既君心之一正宜乎底開元

之太平嗟乎志既驕兮易滿氣與居兮易移何豔媚之一蠱忽有忘乎前規既姚宋之莫起寧諫疏之復來尚斯圖之在目惘朕心之忸怩繪山水以改觀聊盤遊而自怡奏霓裳以入畫媿幽雅之歌詩既當時之罔悔俾後人之是悲竊有感乎崔植之進誡援先正而陳辭許曰無逸有書周祚長兮無逸有圖唐室昌兮克念作聖罔念狂兮敬勝怠吉曷不蔓兮欽惟皇元軼盛唐兮明良相逢治具張兮謇將獻賦耿鐵腸兮遐哉邈乎周公

其有光兮

無逸圖賦

元　汪克寛

粤有好古書生愽雅搜奇閲几上之册絶編中之章覽商周之逸蹟睹漢唐之懿儀涉獵前昔究竟無遺秘閣主人見而問之曰子亦嘗聞唐人之無逸圖乎演往聖之箴規易明君之欹娱維良相之偉制實盛代之弘謨也盍抽子秘思攄子遠謨探訓詁之賾闡方策之腴摭芳逞妍而為余賦諸書生曰唯唯緊唐中葉實惟明皇

式遏寇攘克正紀綱嗣睿而帝既安且平虎皮包刃鶡
板收英爰得宋璟股肱之良敷陳治道討尋憲章璟乃
思曰繄人君之履位如臨深而捧盈宜處逸而思囏宜
旰食而遑寧於是寫周書無逸之圖為唐皇克己之銘
不飾不文不丹不青惟取周公旦之數語所以戒成王
之守成者也念聖人之遠慮懼嗣王之暇逸猷無逸之
嘉謨陳艱難於稼穡於以戒夫怠荒於以勉夫兢業考
歷代之隆規數祖考之弘績嗚呼七歎感慨乎今王之

心不敢五言鑒觀乎前哲之德於觀逸於遊田再四為之丁寧生則逸生則逸反覆為之戒飭㴖享國之久近論得壽之隆嗇是皆以昏為懲而以善為則也璟之圖之必精緻而詳極明皇觀之宜亦感省而修慝矧夫九齡進金鑑之録蘊古遺大寶之箴賢臣交納乎忠言賢君亦謹於操心故迴奢為儉戒荒為勤爕殿庭之綺繡郤錦坊之織絍是宜開元之盛治遂與貞觀而比倫也夫何賢輔既往侈心遽萌肆情慾於玩好易山水於扆

屏霓裳羽衣稔宴安之鴆毒槃盂觴豆忘古道之典刑弗致蕭牆之警卒罹馬嵬之行蓋無逸之戒明皇不能慎終以如始是以樂極而患生方今聖皇宵衣圖治篤緝熙之學繼纂成之志有臯夔以論思有伊呂以獻替固不假宋璟之為圖而可以軼成周之盛治也秘閣主人㫝然而笑曰子之述是蓋將致吾君於唐虞躋斯世於雍熙異於圖混一而賦大都陳諂頌而翊佞諛者矣吾為爾歌之以發其餘歌曰公旦輔周屢獎勸兮無逸

數策垂寶訓兮宋璟制圖有條不紊兮惜哉唐皇功虧九仞兮猗歟我皇勤勞克謹兮保惠黎民延億兆而有永兮

梓材賦以理材為器如政之術為韻

唐 邵昂

匠人度有山之梓相文木之理既因性而是度又從繩而可擬故輪桷適任棟梁資始陰陽之體叶時隟括之形中軌飾其象乃圖之以鳥獸諧其音必均之以宮徵苟可擇於棫樸亦何殫夫杞梓徒觀其破擁腫斵瑰材

攢節迸集斜文洞開蜀柹落而雨足交洒郢斤運而風
聲颼來伐之丁丁與㸑貍之斑首斵之橐橐碎空穴之
青苔巧無匪制庸無所施因心則達觸物能為初會方
以成矩乍投圓而得規削斵同功準量成類方資剖劂
之力乃作馨香之器厥若選德以序辨官以位誠當正
直而無頗亦何患乎綱紀之紊墜小既以此大無不如
文公立號以化俗康叔省功以慎儲仁義有常剛柔貴
識其虛實寬猛相濟勤苦務知其疾徐教在洽人毖於

出令亦猶代大匠斵罕或不傷其性俾夫來者式遵前聖且修短得喪亦奚其為政森彼灌木工則度之有倫有要念兹在兹展矣君子如何勿思思不越乃心逸於人也明其采章於木也須其丹漆瞻濟濟之榛楛懿彬彬之文質雖非班扁之奇妙敢獻斵輪之良術

梓材賦 以理材為器如政之術為韻

唐 魏 缜

昔成王纂位周公輔理命爾康叔尹兹殷士既因命以申勸欲善終而令始述文武之所修陳藝術之攸起播

英聲於典訓揚芬烈於國史則知工之化下如梓之材
遵繩墨以運思受鎔模於簡能其度木也佇林衡之畢
選其取制也仰倕和之所開於是旣勤樸斵惟所云爲
奚兹服用靡尚精奇信其有益取於無私工必止其淫
巧物欲稱其事宜去雕鏤所以昭代俗之反素塗丹雘
所以知禮義之攸施擬古呈功勸象制器或因事以立
法亦憑質而託類臨時通軌開物以利乃作誥於聖人
俾流戒於在位凡教在始而法在初莫不念乎梓匠愼

爾攸居苟方圓之失理是風化之蔑如故王者削殷跡述周令汲汲賢良孜孜善政招延俊造以輔明盛偉夫立德垂訓名言在兹凡百斧藻各共乃司勿謂幽昧神其聽之自然片善無遺羣材靡失輪桷兼採棟梁並出實有補於大厦方見用於王室擅高曾之規矩騰雅頌之洋溢闡無疆之淑懿成不朽之政術

梓材賦以理材為器如政之術為韻　唐　梁洽

立政施教能簡則理為器擇材唯良是視政有孚而可

大器自斲而稱美學古入官斯可已矣故周公設誡取鑒梓材百工飾化以物作萬勢曲成而象開栢之可伐而取諸新甫松之可斵而美於徂徠何備用之徵要信崇功而大哉觀夫良匠掄木知無不為盡力以獻藝因材而合規勤樸斲而去夫濫麻尚儉素而昭於軌儀智者相物後人述器得成風之妙窮運斤之利或經緯乎陰陽亦法象乎天地上棟下宇資丹雘之餘飾從有之無通舟車乎遠致嘉玆義之可分而發昭乎在位是尋

是尺其椢其椐每從繩而則正異投刃而皆虛覯梓匠之斲矣吾是知為政之所如材之既度可施於政若意匠以合則必由庚而在詠俟具偉而念兹在兹政有善人則不欺山有木工則度之材有常質政則匪一每呈器而受用亦相時而陳術夫如是諧利貞保元吉信前賢之濟代豈小人之能悉

梓材賦 以理材為器如政之術為韻

唐　王澄

猗嗟掄材者梓必將有以掄者動不妄施材者用之為

美塗其丹雘之色契乃斲雕之理成乎器用孰不勤止
則知能者軌物其利愽哉達於道必獲乎象酌於事實
在乎材材罔不奇成乎不知應時可重匪飾胡為須度
長而絜大諒方矩而圓規役是司者勉矣厥宜亦猶德
必輔人材不假器人失德而奚取器非材而奚利材濫
則過於梓人德乖則失乎爾位其有取非輪桷性實散
樗以不材而見棄思入用其馬如豈比山有之亦修短
惟準工度也而削理有餘既罕節而抱直成大廈之厥

居者哉夫如是則工以理材為難國以教人為聖聖體材而存道材象道而成政弘之在人愼乃出令藏器俟時人罔越思達乎至極欽哉有司惟試可矣以材校之守而勿失其德秩秩以人覯材以材覯實非獨陳伊周之弘義將以翊我唐之政術儻小材之不遺願雕煥於兹日